

# 长沙县北片方言中“哩”的研究

罗晓婷

(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省长沙市, 410000)

**摘要:** 长沙县北片地区位于湖南东北角, 吸收了邻近地区各方言的特征, 形成了独特的“北片方言”。本文对北片方言中的“哩”进行研究, 发现“哩”可能是从“屋里”的“里”演化而来, 分布于人称代词后、与人称代词具有所属关系的谓词前, 表示复数意义或者表示所属关系。

**关键词:** 长沙方言、句法分布、语法意义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 1. 引言

我国一直以来方言繁多, 尤其是南方地区, 又以湖南为最, 人们常用“十里不同音”描述湖南的方言, 这丝毫没有夸张, 长沙范围内仅是长沙县地区的 20 个镇, 每个镇的方言就不甚相同, 在音调、词汇和句法结构上存在着各种差异, 且这种差异随着距离愈远愈明显。鲍厚星等人(1999)在《长沙方言研究》中将长沙县的方言大致分为南北两片, 北片包括双江、金井镇、开慧、白沙、高桥、福林等几个乡镇, 由于北片临近平江、浏阳等地区, 北片方言与南片和市区话相差较大, 但也不同于平江方言, 具有许多北片地区独有的区别性特征。

在调值上, 北片方言有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入声共七个调值; 声母的发音上, 大量浊音发音为送气清音, 如“步(bù)”发音为“pū”; 此外北片方言还出现了很多其他方言里没有出现独特的韵母, 在词汇上也有许多不一样的表达, 如普通话中的结构助词“的”在北片方言中的对应表达为“咯”。本文重点关注北片方言“哩(lī)”的意义与功能, “哩”是北片方言中独有的, 用法比较多变的功能词汇, 在南片方言、市区方言与普通话中似乎都找不到与“哩”准确对应的表达。通过观察与对比分析, 本文将: 1) 对“哩”的句法分布进行描写; 2) 将“哩”与普通话中具有相似语法特征的功能词“的”和“们”进行比较; 3) 对“哩”形成的动因做出尝试性探索。

## 2. 分布描写与比较分析

汉语是一个没有曲折变化的语言, 因此功能词就相应地比较丰富。如, 英语中表达复数意义可以直接在名词词尾加上曲折变化, 而汉语中则会在名词后添加表示复数意义的功能词“们”; 英语中所属关系用“'s”词缀表示, 英语形容词本身可以直接与名词或代词搭配, 而汉语中则需要添加助词“的”表示所属关系, 汉语形容词后同样需要接续“的”才能与名词或代词进行搭配。而汉语的方言众多, 不同的方言中有自己独特的功能词, 本文将探讨的“哩”就是长沙县北片方言特有的一个功能词, 且“哩”的功能并不单一, 具有多重用法。通过观察“哩”在北片方言中的分布, 并将其与标准汉语普通话中的功能词“的”和“们”

进行对比分析，本文总结了“哩”的用法如下：

1) “哩”在人称代词后面，相当于普通话中的“们”，如：

- (1) 我哩——我们
- (2) 他哩——他们
- (3) 你哩——你们

赵燕秋(2016)总结了以往关于“们”的研究，认为“们”的语法性质有三种可能：(1)充当词缀，表示复数概念。祖生利(2005)指出，在指人名词和人称代词后表示复数是“们”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用法。(2)做词尾助词，在名词后表示群体意义。该看法在邢福义(1996)、张谊生(2001)等学者的论著中得到了支持。(3)做词缀或者助词，存在两种不同的“们”：一在代词后，做词缀、一在指人名词和词组，做助词。

而对比“们”，长沙北片方言中的“哩”的使用范围十分受限，“哩”只能跟在人称代词后，如例(1-3)，在普通名词后不能直接使用“哩”，若要表示普通名词的群体概念，则需在名词后先加上人称代词才能使用“哩”，如例(4-5)。

- (4) 学生们——\*学生哩 ——学生他/她哩
- (5) 工人们——\*工人们——工人他/她哩

另外，北片方言中，也不存在其他能够接续在普通名词后表示群体意义的功能词，如普通话例(6)，在北片方言中表达为如例(7)，便失去了词尾“们”。

- (6) 祝老师们，节日快乐(普通话)。
- (7) 祝老师，节日快乐(北片方言)。

由此，本文也能利用方言的证据，为上述的第三种观点提供预料支持，即汉语中存在不只一种“们”。北片方言中的“哩”是词缀“们”的等量表达，而助词“们”在进入北片方言中因为各种原因被遗失。

2) “哩”在代词后，表示“的”的意义，如：

- (8) 我哩爸爸——我的爸爸——%我咯爸爸
- (9) 你哩崽——你的儿子——%我咯崽
- (10) 你哩屋里——你的家——%我咯屋里

《朱德熙文集》(1999)在“语法讲义”部分提到，“的”作为后缀，包括(1)副词后缀，如“渐渐的、微微的”、“非常的”，(2)状态形容词后缀，如“扎扎实实的”、“绿油油的”、“兴致勃勃的”，(3)还有一个与后缀“的”同音的助词“的”，附加在名词、人称代词，等各类词组后组成名词性结构，例如：“铁的”、“(蓝色书包是)他的”、“买来的”，等。

北片方言中“哩”也表现出“的”的部分用法，但“哩”的使用范围非常狭窄，只表现出结构助词“的”的部分语法意义，具体而言，“哩”只能附加在人称代词后，并且其修饰的中心词只能是与人称代词有所属关系且表示身份或事物的词。另外，在北片方言里，与普

通话“的”更为对应的表达另有他词，即“咯（gē）”。此外“咯”一词也并非北片方言所独有，而是整个长沙方言共有的表达。

- (11) 我的书——\*我哩书——我咯书
- (12) 非常的高兴——\*非常哩高兴——非常咯高兴
- (13) 漂亮的——\*漂亮哩——漂亮咯
- (14) （包子是）买的——\*买哩——买咯

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咯”的使用并没有覆盖“哩”的使用，在使用“哩”的语境（例8-10）中，用“咯”来代替“哩”的情况不是很符合本地方言母语者的直觉。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哩”和“咯”在北片方言中呈互补性分布，共同作用呈现了普通话中“的”的所有语法特征。

### 3) “哩”表示“们+的”的用法，如：

- (15) 我哩爸爸——我们的爸爸——我们爸爸
- (16) 我哩老师——我们的老师——我们老师
- (17) 我哩班上——我们的班里——我们班里

但这种用法极有可能在本质上仍属于第1)类，即“哩”，即词缀“们”。表示复数概念。因为在普通话中，我们同样可以省略“的”，“我们老师”、“我们爸爸”、“我们班”而意义不变；北片方言中也同样可以在“哩”后面加上“咯”，如“我哩咯爸爸”，而意义不变。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例15-17）也恰恰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证实了“哩”的确与词缀“们”的语法功能相同，附着在人称代词之后表示复数意义。

### 4) “么哩”，等于普通话中的“什么”，如：

- (18) 么哩时候——什么时候
- (19) 么哩地方——什么地方
- (20) 搞么哩——搞什么
- (21) 么哩鬼——什么鬼

通过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北片方言中的“么哩”几乎完全等同于普通话中的“什么”。而长沙市内和南片方言中与之对应的表达则是“么子”，鲍厚星等人（1999）在《长沙方言研究》中提到，“子”附在疑问词“么”之后，做疑问代词，等于“什么”。

“子”是长沙方言中一个使用范围非常广的一个词缀，如：

- (22) “那向子”——“那阵子”
- (23) “咯气子”——“这个时候”

“子”往往只是一个语末的语气助词，不具有特殊的语义。在北片方言里，人们则使用，“那一向”，“咯一气”的说法来表示相同意义，这更加证明了“子”的意义空虚。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哩”在“么哩”中与“子”在“么子”中具有同等性质，即用作语气助词，

没有实际意义，只是为了满足音节上的需要，与前三种情况中的“哩”是巧合的同音词而非同一个词的不同用法。

总的来说，“哩”句法分布的位置比较狭窄，只能作为词缀跟在人称代词之后，但“哩”的语法意义比较广泛，既能表示复数意义，又能表达所属关系，也可能同时表达这两种功能。接下来，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哩”产生上述句法和语义表现的动因做出尝试性探索。

### 3. 动因分析

对于“哩”，与“们”和“的”的关系，鲍厚星（1999）认为“‘我屋里、你屋里、他屋里’意即‘我家里、你家里、他家里’或‘我家的、你家的、他家的’”。放在亲属称谓词前做定语时，相当于‘我的’、‘你的’、‘他的’或‘我们的’、‘你们的’、‘他们的’”，但鲍先生的分析是基于长沙县南片地区洞井方言中“我屋”合成一个音节的语音事实得出的结论，下面将基于北片方言中“哩”的具体分布与语义来评析这一观点。

按照鲍先生的观点，北片方言中“我哩”实际上是“我屋里”的省略形式，具有两种基本意义，即“我家”和“我家的”；当“我哩”放在亲属谓词前时，可以虚化“家”的意义，突出“的”的意义，此时，“我哩”相当于定语“我的”。

(24) 今天我哩来玩吧——今天我家里来玩吧

(25) 细伢子哩要早点睡——小孩子家家要早点睡

(26) 你哩现在发展得蛮好啦——你家现在（经济条件）发展得蛮好啦

（例 24-26）是北片方言日常交际中十分常见的表达，“哩”在这些例子中几乎完全是“家”的对应表达，无论是字面意义（例 24），还是抽象意义（例 25, 26）。

（例 8-10；15-17）中“哩”的用法也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比较有说服力的语言证据，即“哩”在人称代词后，相当于“我/你/他/她的”或“我们/你们/他们的”。

但这一观点也存在问题。首先，语音上“屋里”的“里”为“li”而跟在人称代词后的“哩”读“li”音，假设“哩”从“里”发展而来，那么必定经历了从实词虚化的语法化过程，但鲍先生在文中没有从历时的角度进行考察。

其次，人称代词接续“哩”做形容词词性时，并没有限制在亲属谓词前，前文例句中“班级”、“老师”、“家”等中性词前也可以用“哩”来表示所属关系，表明即使“哩”为“屋里”的省略形式，那么它的语义在演变的过程中也发生了扩大。

最后，基于第二部分讨论的分布情况，对于北片方言中的“哩”，最典型的用法并非用作结构助词，表示所属关系，等于普通话“的”，而是用于人称后表示复数概念，等于普通话复数词缀“们”。但根据鲍先生的观点，我们难以预见这种“哩”的这一典型语义。

基于此，把“哩”当做“屋里”的省略形式，似乎不符合“哩”的实际使用情况。因此，本文认为“哩”的核心语法特征是做词缀，放在人称代词后表示复数意义，与普通话中的“们”

类似，而作定语表示所属意义的语法特征是由其核心特征演化而来的。

#### 4. 总结

本文对长沙县北片方言中的功能词“哩”进行了分析，包括其句法分布、语法特征以及可能的动因探析。总的来说，语法意义上，“哩”既可以作为表示复数意义的词缀，也可以作为表示所属关系的助词；句法分布上，“哩”位于人称代词后、与人称代词具有所属关系的人或事物之前；对于“哩”出现的动因，有学者认为“哩”是继承“屋里”一词的所属意义发展而来，文中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正反面的评价，并提出“哩”的核心意义为复数意义，所属意义才是随后衍生出来的意义。

#### 参考文献

- [1] 鲍厚星,崔振华,沈若云,伍云姬. 1999. 长沙方言研究[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 [2] 邢福义. 1996. 汉语语法学[M]. 沈阳: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 [3] 张谊生. 2001. "N"+“们”的选择限制与“N们”的表义功能[J]. 中国语文(3): 201-211, 287
- [4] 赵燕秋, “们”的研究综述[J]. 知识文库, 2016 (11): 17-18.
- [5] 朱德熙. 1999. 朱德熙文集(一)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6] 祖生利. 2005. 近代汉语“们”缀研究综述[J]. 古汉语研究(4): 49-55.

## A Study of "Li" in the Northern Dialect of Changsha County

Luo Xiaoting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00)

**Abstract:** Located in the northeast corner of Hunan, The northern part of Changsha County absorb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arious dialects in the neighboring areas and forms a unique "northern diale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word 哩 (lǐ) in northern dialect and shows that "li" may have evolved from 屋里(wu li). "Lǐ" is distributed after personal pronouns and before predicates that share a possessive relationship with the aforesaid the personal pronouns and is defined as plural marker or possessive marker.

**Keywords:** Changsha dialect; Syntactic distribution; Grammatical meaning